

年轻时,我有个朋友喜欢猜时间。当年没手机,手表也不是时时戴着。每逢有人问现在几点,他就说,我们猜猜?他不看手表,但猜得似乎更准。多年后,他说那是在训练直觉,愉快的游戏而已。

事关命运,猜时间就很难熬了。苏联诗人曼德施塔姆,1937年被流放到一个边疆小城。重压下精神出了问题,他一直在猜自己会在几点被枪毙。病房里挂着一个大壁钟,让他更恐惧。有一天,他又在疯狂地念叨,马上就要镇压,马上,时间就在傍晚6点!

有个女管理员建议我的妻子,不如悄悄拨快时钟吧,避开这个致命时刻。妻子依此行事,然后指着壁钟对曼德施塔姆说:“瞧,你说6点,现在7点15分了……”说来奇怪,诗人丈夫与钟点有关的妄想症,此后再也没有出现。

换成如今,人人都有手机,时间精准得令人发指。诗人当年的钟点恐慌症,今日肯定没药。我每次开车出门,车座栏杆边的电子屏就飘过一行字:“距你下次缴费,还有XXX天……”把倒计时和钱包连在一起,真让人讨

厌啊。时间有假象,有时会让人以旧为新,或以新为旧。前一段,看长篇《沧浪之水》改成的电视剧《岁月》,男主角胡军、女主角梅婷,面相都显得老迈。二位脸上有细纹、痘痘,牙齿偏黄,甚至齿缝也宽。这是2008年的片子,男女明星均风华正茂,为何显老?反而是近些年来,这两人更显冰肌玉肤,唇红齿白。每个人在时间线上都有定位的,但只看影像,便颇费猜度。

时间有弹性,有时是三年如一年,有时是一年如三年。时间快还是慢,端看您怎么用它。有几个海外朋友,每次回来相聚,都要算算有几年未见。朋友就是彼此的时钟啊。有位好朋友患癌症。去年底再聚,我问,满5年了?她说,哎,还有1年8个月呢。

5年,就是所谓5年生长期。时间嘀嗒,就此而言,我们希望5年快点到,那意味着安全。我对她说:“不讲别的,为了你,你也要好好活着。少了你,有些事我永远埋在时间里,连我都不敢相信了。”

时间都去哪里了?这是哲学问题,但普通人不知,时间就是时间,无论好坏,它都不会消失。我有一个小众品牌的意大利皮包,每天拎着上班。某日,单位突然通知放假,我收了桌上香蕉,放入皮包内就走。九天后上班,香蕉成了一根泥炭,黑渍渗到了皮包外层。这是在碍眼刺眼地宣告,香蕉是怎么腐烂的,时间就是怎么霉变的。昂贵的皮包,必须恢

猜时间,不猜命运

卢小波



读“千里草”杂感

何华

好友送了一本董桥的新作《文林回想录》给我,连忙读了。这本书由自序、五十五则忆旧随笔、后记构成。名为《文林回想录》,当然就是记录过去的人与事,书里写了七八十位文林旧交,也算是董桥的“追忆似水年华”。

董桥在后记里写道:“二〇一九年写毕《读胡适》我确实荒唐了好一段时间,晨去昏来,无所事事。也许是古旧的家教留在心中的阴影到老不曾消散,退休之前和退休之后我从来不敢玩岁月,虚度光阴。”爬了一辈子格子的董桥,到底歇不下来,2020年翻箱倒柜,找出旧信札旧书刊,花了两个月一气呵成这本回想录。

董先生希望自己到了晚年,“抒情”的文章,会不会因此多了几分内涵,少了几分滥情?他有了这个“念头”,下笔当然就略有不同。比起他之前的作品,这本确实少了“簪花摇曳”之趣,更近于“秋水文章”,也更情深质朴。其实,董桥还是那个董桥,文字风格虽有变化,但大体依旧,其实大家喜欢读董桥,就是喜欢他既定的风格,不必改变,也很难改变。

第二十二则,董桥写柳存仁,极好。柳存仁称董桥为“千里草”,玩的是拆字游戏,暗合“董”姓。老一辈文人有学问也有情趣。他和柳先生谈杜诗,佩服洪煊莲的《杜甫传》。联想到,大约1999年或2000年,柳存仁教授来新加坡国立大学讲座,讲的是道家,很深,我听不懂。王润华淡莹老师宴柳先生,我忝陪末座,兼端盘递水。前辈们聊什么都忘却了,就记得柳教授矮小儒雅,一口京片子。后来,还买过他的长篇小说《大都》,很厚,没看完。

董桥写台静农、周弃子、梁实秋也好。他说“台先生随手抛出一本《龙坡杂文》已然独上高楼,望断天涯路”,这是典型的董桥文字。周弃子,我所知甚少,时不时看到台湾作家的文章会提到他,将此公捧得很高。第四十七则写梁实秋,

江南多名士!大明一朝,尤为如此。著名史学家,《上海史》一书的作者唐振常将明朝在上海的名士作了个排名,名列第一位的是出生在上海浦东的陆深。

陆深,字子渊,号俨山。他的祖先是汴梁人氏,后随宋室南迁,移居到了上海浦东。他生于成化十三年(1477),天资聪慧,家学渊源,再加上学习勤勉,妥妥地是个学霸。约有35年时间,他在朝廷为官,基本上围着翰林院转,偶有外派,一两年后又回翰林院,可以说是皇上的高级秘书和顾问。

陆深为官正直,刚入朝为官便与太太监刘瑾杠上了,于是被贬回家,之后又因父亲去世,居家丁忧3年。他潜心在家钻研学问,在浦东旧居的后乐园里运土筑山,号称俨山,高几十米。据考证就在今浦东公园与东方明珠塔的交会处。20世纪70年代此地有几座明代的古墓,后经考古发掘,为陆家宗氏的墓园,其中一座便是大名鼎鼎的陆深的墓地。陆深在俨山山顶建了一座藏书楼,号江东山楼。虽无法与宁波的天一阁、南浔的书隐楼相提并论,但好歹也藏了近万册书。但到陆深的俨山藏书楼上借书阅读,比天一阁、书隐楼要宽泛自由许多,但凡学子需求借阅,陆深无一不允,

还非常欢喜与学子们切磋学问。其实此刻他已经有了一种退隐的念头。他有一首《七绝》就是这种思想的反映,曰:“望中城郭故依依,乔木千章水合围。风动海门闻鹤唳,鲈鱼正美客南归。”

大宦官刘瑾伏法后,提前退休后又回到朝廷的陆深担任了国子监祭酒,这本是一个闲差,但为官刚直的陆深却因一篇讲稿得罪了阁僚桂萼,被外放福建延平,又迁山西,再移浙江……在大半个中国转了个圈,最后回到北京任光禄卿,次年升太常卿兼侍读学士,最后任詹事府詹事。他饱经风霜,但坚守为官底线,不贪墨,不受贿,朝廷内外均称他为一个好官。

能够当一个名士,仅靠清廉是不够的,还须有足够的才气。陆深博学多才,诗书画样样精通。尤其其他的书法造诣极高,楷书得赵孟頫的精髓,而草书又宗法李北海。海上一些书法大家张电、顾从礼都跟他学习过。他的书札有明人小品的神韵。上海博物馆就藏有陆深多幅作品。

明嘉靖十八年(1539年)陆深退休回故里,此刻当地人就将陆深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土地改称之为“陆家宅”。他在俨山书屋内优哉游哉,主要精力都花在书法上,凡方邻有求墨宝,他无不应允,因而他的作品至今流传颇多。嘉靖二十三年逝世,享年68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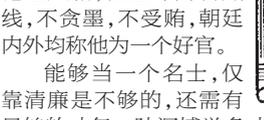
明嘉靖年间,是倭寇比较猖獗的年代。但是,自元至元二十九年(1292年)春上海设县,便是座开放的城市,从未建有城墙。嘉靖三十二年(1553年)春,倭寇竟五度侵犯上海,杀死上海县丞等多人,一条街一条街地杀戮抢劫。居民痛定思痛,决定建城。先是士绅顾从礼上札,愿捐粟4000石建城,松江知府也表示支持。上海县丞登门拜访陆深的夫人梅氏,希望她能提供帮助。梅氏家境殷实,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,不仅识文断字,更是琴棋书画样样都能操弄一番。她嫁给陆深时,陪嫁极为丰厚,仅地产就有上千亩,主要集中在浦西方浜,即今天的老城厢一带。梅氏善于治家理财,又厚待下人,她陪嫁过来在浦西也有一个很大的宅子,因而只要陆深赴京办差,她便

深退休回故里,此刻当地人就将陆深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土地改称之为“陆家宅”。他在俨山书屋内优哉游哉,主要精力都花在书法上,凡方邻有求墨宝,他无不应允,因而他的作品至今流传颇多。嘉靖二十三年逝世,享年68岁。

陆深与陆家嘴

吴基民

明嘉靖年间,是倭寇比较猖獗的年代。但是,自元至元二十九年(1292年)春上海设县,便是座开放的城市,从未建有城墙。嘉靖三十二年(1553年)春,倭寇竟五度侵犯上海,杀死上海县丞等多人,一条街一条街地杀戮抢劫。居民痛定思痛,决定建城。先是士绅顾从礼上札,愿捐粟4000石建城,松江知府也表示支持。上海县丞登门拜访陆深的夫人梅氏,希望她能提供帮助。梅氏家境殷实,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,不仅识文断字,更是琴棋书画样样都能操弄一番。她嫁给陆深时,陪嫁极为丰厚,仅地产就有上千亩,主要集中在浦西方浜,即今天的老城厢一带。梅氏善于治家理财,又厚待下人,她陪嫁过来在浦西也有一个很大的宅子,因而只要陆深赴京办差,她便



活得够长才是硬道理,在长寿面前,莎士比亚不算什么……我得以我95岁老爸名义批评他,那是扯蛋。我希望老爸活120岁,但就算1200岁,也赶不上莎士比亚的1分钟。此理人所皆知,但董事长何以不懂?

人的一生有很多时间,是不得不浪费的。比如,战争中的士兵,时间不属于自己,只有时间的感受属于自己。有本叫《被遗忘的士兵》的书,是个德国士兵的二战回忆录。他历经战争回到家,看到壁炉上有一张自己的照片,相框旁的花瓶里,插着几枝枯萎的花。那一刻,20岁出头的他,顿觉自己无比苍老。如今,俄乌战争中的士兵,回到地堡或其他安全之地,多数可以用手机,他们可以随时看到享乐的平行世界。但惟其如此,他们可能会觉得,时间更难熬也更残酷。

时间在短期内常给人以失望,长期打熬却给人以韧性外壳。在时间的腐蚀里,增强心理抗氧化能力,普通人也可以做到。

提到徐志摩飞机失事后,冰心给梁实秋的信,很是犀利和微妙,她写道:“女人的好处都得不着,女人的坏处就使他牺牲了。”女人指的是谁?耐人寻味。

他写美国作家索尔·贝娄、夏志清、余英时,很精彩。他不喜欢拜伦和李白,说:“这两位诗人写诗好像总是忘不了自己是大诗人,心太浮华,诗里假东西比真东西多,看了讨厌。”这段话,写得有点任性,女人任性是真实性,可贵。

看了《文林回想录》,发现董桥也读中国当代文学,他读什么?读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茹志鹃、高晓声、蒋子龙、谌容,还读《犯人李铜钟的故事》。这些与他熟悉的白先勇、林文月、聂华苓、陈若曦不同,与他自己的“中国士大夫加英国绅士”文学也不同。这些给董桥新鲜感,他不仅从文学上也从其他方面去解读这些小说。

荡、昂扬的乐曲声,是《红旗颂》。苗苗想起母校学生交响乐团在曹鹏大师指挥下,在香江演出盛况空前。最近,微信朋友圈里铺天盖地评说电视剧《繁花》。《繁花》之风也刮到了香港,苗苗在网上看了《繁花》,追着《繁花》走打卡点,是苗苗回到上海后很期待的事。黄河路上人头攒动,尤其是在长江剧场一侧,黑压压的人群拿着照相机、手机朝着马路对面的苔圣园一阵猛拍,苔圣园不就是真园的原型吗?人群里各色人等都有,口音天南地北,许多人还拉着行李箱呢!黄河路许多传统餐食也成了热门顶流,排骨年糕、葱油饼、汤包都成了人们热门打卡对象。排骨年糕是汪小姐心头之好,也是苗苗心心念念的美食。香港是没有排骨年

糕的,小时候爷爷家离光明中学旁“鲜得来”很近,这次终于又感受到了童年的味道。进贤路两旁有许多像夜东京一般的小店,但进贤路没有248号,多少让那些前来打卡夜东京的《繁花》迷略感失望。最后,一行人来到了外滩。和平饭店高大气派的门楼使人顿生敬畏之感。从和平饭店一转弯,就来到外滩27号。27号大楼原来是外贸大楼,也是《繁花》里爷叔、金花、汪小姐上班的地方。站在27号门口,苗苗激动又带着自豪的语气对同伴说:我外公、小姨以前就在27号上班。小时候小姨上班时常带我到这里,从徐家汇坐42路电车到外滩,很方便的。27号大楼楼梯很宽敞,房间里都是打蜡地板,办公室里进进出出人很多,桌上的电话响

《繁花》里的乡情

戴存亮

在我的家乡湖北上津,过年有着独特的风俗和韵味。



曹家渡雪(水彩) 黄忠志

曹家渡雪(水彩) 黄忠志

曹家渡雪(水彩) 黄忠志

曹家渡雪(水彩) 黄忠志

曹家渡雪(水彩) 黄忠志

曹家渡雪(水彩) 黄忠志

十日谈

过年回家 责编:吴南瑶